

「我们的故事」5.静音键

https://mp.weixin.qq.com/s/uc-m13Fn7wMF9KJHg_Pm5Q

Tim Urban的恐慌怪

Fri Oct, 09 00:52

本公众号为waitbutwhy.com的官方唯一中文内容源

本文作者 **Tim Urban**:

Wait but Why 的作者**Tim Urban** 是一个专注于写专题式**深度长文**的博主，是特斯拉创始人埃隆马斯克和Facebook创始人扎克伯克强烈推荐科技博主。他写的AI文章是**全世界转发量最高**的。Tim也是**TED**演讲平台上有史以来最受欢迎的演讲者之一，其中点击率最高的演讲是：《**拖延症候群的内心世界**》。

·译者注·

欢迎回来「我们的故事」

在**第1章：光与火的大战里**，我们认识了原始心灵与高等心灵。我们的故事里，他们是最深处的主角。

到了**第2章：巨兽的游戏**，我们参观涌现塔，看到了个体怎么抱团成为「巨兽」，巨兽又是如何获得力量、产生冲突。

在第3章：故事的故事 **(上)** **(下)** 里，我们探索了想法怎么样像病毒一样传播，强力胶似的故事们又如何统摄心灵，指引着巨兽们在这**力量的游戏**里，杀出个天地。

在上一章里，我们跟随着 **启蒙运动的孩子**，观察他们当初是怀揣怎样的理想建立美国，去尝试新的规则：**价值的游戏**。迥异于力量的游戏，这是最近几百年才萌芽的赛场。

接下来，我们将逐步展开一些**关于思考的思考**，无论是在个人层面，还是集体层面。在本章里，首先我们会接触一些新鲜的工具，方便后续的描述；然后要探讨的就是，从力量的游戏过渡到价值的游戏，我们集体思考的模式是如何变化的。

一如既往，文章很长，一些问题，帮大家导航：

- 个人用大脑思考，一群人呢？一个国家呢？
- 如果说整个社会拥有一只集体大脑，那什么是里面的神经元？它们怎么传递信号呢？
- 当一个群体有了不同的观点和意见，他们是怎么处理的呢？
- 那如果你的想法跟持大棒的人不一样呢，你还能说的跟想的一样吗？
- 对于这些，价值的游戏里有什么不一样的规则吗？

特别鸣谢本文译者 | Sprittte

译者公号「龙石岛」(ID: thedragonstone)

(本文字数9500+,图片75张,预计阅读20分钟)

建议先加入[浮窗](#)或[收藏](#),配合咖啡☕享用更佳)

「我们的故事」系列

第5章：静音键

The Mute Button

迄今为止，我们一直在讨论「原始心灵」和「高等心灵」，以及他们在脑海里奇特的纠缠。这一章里，我们把镜头拉远一点，把两位新的角色纳入视野中。

第一位，也不算太新，它正是原始心灵和高等心灵的结合体：

「内我」

「内我」是两个心灵斗争的产物。在任一时刻，它思考的逻辑和体验的方式，它相信的价值和存在的动机，都反映着当时具体的战况。在这一章里，我们就暂且把内我视为一个整体。

第二位角色呢，我们还从没讲过，但是每个人都认识它。

「外我」

外我是内我居住的人类躯壳。内我的状态决定了外我的行为：它去哪里，它做什么，它和谁玩耍，它表达什么，又对什么噤声。可以看出来，外我并不是一个独立的个体，它更像是一台人形机甲，正是内我占据着它头部的驾驶舱。

来，我们再温习一遍在大脑层面的涌现现象。

你的大脑是一只包含了1000亿个神经元的巨兽。一个单独的神经元成不了什么事。

正是神经元彼此交流的能力——从树突处接收信息，从轴突处发出信息——使它们得以在涌现塔中往上爬。无数神经元聚在一起，构成了一套独立的思考系统，它的威力远远大于其部分之和。

涌现塔再往上走几层，在人类的层级，也存在着同样的现象。一群人待在一起，没有交流，那结果也还只是一群孤立的大脑，只是碰巧在同一个地方。

语言最大的魅力在于，它能让孤立的大脑与彼此连接，构成一个更大的思考系统，就像神经元那样。如果把一个人的内我比作神经元，那外我就是神经元的外延：表达自己的能力等于发出信息的轴突，听和看的能力等于接收信息的树突。

通过沟通，大脑们不再孤独，它们联结在一起，形成一只更大的集体大脑。

取决于有多少人加入了沟通的网络，人类可以形成不同规模的集体大脑。

集体大脑的尺寸没有上限。

在人类社会里，四通八达的讯息网络，通过大众传媒的加持，让无数小的集体大脑联结起来，共同组成了巨兽的思考系统（当然啦，后来互联网的加持更厉害了，这个我们下次会讲）。

理论上，交流得足够透彻的话，一个几亿人的国家也能拥有一只巨大的国家级大脑。

通过沟通这种魔法，人类思考得以在涌现塔上自由穿梭。

「我们如何思考」是这一系列文章中的一项主要议题，在接下来的几个章节中，我会介绍一些工具，来帮助我们更好地进行**关于思考的思考**。这些工具，也将成为我们致力于描述社会的新词库的一部分。

第一个工具，是一个简单的**观点光谱**。

观点光谱可以描述人们对于一个问题可能持有的所有观点，从一个极端到另一个极端，通过视觉上直观的方式展现出来。

比如说，一个政治议题：

或者针对事物的意见：

如果是那种只能回答'是或否'的问题，

我们可以给观点加上两种颜色，用来区分你对答案有多肯定：

当然啦，观点光谱是一个比较死板的工具，是线性的，只有一个维度。真实世界里的想法往往更加复杂，并且同时包含了多个维度。

尽管如此，我们还是可以把这些想法映射到观点光谱上，就算过于简化，也能帮我们知晓其中的一二细节，对于这一章的讨论也算是够用了。接下来，我们会经常用到观点光谱，如果遇到，请记得不要入戏太深，因为它只是**现实的简化版本**。

在针对任一话题的观点光谱上，一个人真实的想法、思考和信仰，就是他的内我所站立的位置。

来，我们给内我涂上它喜欢的颜色，跟它在光谱上站立的位置匹配。

为了让我们的讨论更加具体，请想象一个只有1000人的小国家，就叫它**假设利坚国**吧。在假设利坚国，市民们对一个特定的话题X非常感兴趣，都有自己独到的见解。想知道大家到底是什么态度，看一眼下面这张图吧，所有假国人的内我都涂上了光谱上对应的颜色。

这张图是蛮可爱的啦，可就是什么都看不清。为了搞清楚假国人关于话题X的**总体思想形势**，我们把这些代表内我的大脑用小圆点代替，然后把它们在光谱的相应位置上堆起来。

好的，可以看清楚一点了。我们再把小点都合在一起，在光谱上堆成一垛，每一处的高度就代表着这种态度在人群中有多普遍。我们可以把这个集合叫作**想法草垛**。

想法草垛用可视化的方式展现了这个国家的人口是怎么评价话题X的，但草垛本身也算不上是涌现的产物。

复习一下，涌现现象是指**小元素集合起来形成一个更大的实体，并且整体大于部分之和**。想法草垛只是按照出现的频率，把大家的想法原封不动地推成一垛，如同一团没有连接彼此的神经元，整体等于部分之和。所以，想法草垛还是在描述涌现塔的「个体动物」那一层，只不过是描述了很多很多个体罢了。

如果真的要涌现塔中向上迁徙，成为集体大脑，神经元们必须与彼此沟通。这时候，就是外我的舞台了。

外我在观点光谱上也占据着位置，代表着一个人在明面上说出来的观点。

我们也可以给外我的头涂上颜色，表示这个人对话题X公开表达出来的观点。

就一路抽象到底吧，我们用这个新的符号，来描述内我和外我的位置。

符号的内外两部分都能涂上颜色，分别代表着一个人真实的想法和外在的表达。

如果一个人很真诚，说的跟想的一样，他的内我和外我就站在观点光谱上同一个位置。

如此一来，符号的内外都涂上了相同的颜色，内我的想法就能顺利透过外围圆圈的过滤，抵达外面的世界。

当一群人都如此真诚，说的跟想的一样，他们的大脑便真切联结了起来，就像彼此交流的神经元一样。

以此类推，当假设利坚国的公民们都在对话题X积极发声，内我们就连接为一个巨大的思想网络。

那么，这个网络就等同于一个集体大脑了吗？

一般来说，假国人会以小群组的方式交流，两三个人到上百个人。与其说它是一套单独的思考系统，这个网络更像是一个很多群组的集合：

人们活跃在很多不重叠的社交圈，一个小圈子里诞生的想法自然会传递到其他的小圈子。可如果要真正像巨型大脑一样思考，假国人们需要统筹协调，建立更为系统性的共识。

于是，就有了大众传媒。

假设利坚国有一份发行很广的国有报纸——《假国时报》——假国人都会读它。

然后就是假国时代广场，在这里，假国人常常聚在一起，进行一些集体活动，比如说听公知的讲演啊，看明星的脱口秀啊。

除了这些全国层面的交流，每一个街区也都有自己的本地报纸和小型的社区中心。

借助这些平台，人们可以充分表达自己的见解，并且同时把讯息传递给很多人。通常情况下，什么议题在小圈子里流传越广，也越容易出现更大的舞台上。

我们可以用扩音器来代表这些平台。大喇叭的颜色代表它们传播的具体观点，然后喇叭越大，受众就越广。

作为一个只有1000人的小国家，假设利坚国只有两个级别的扩音器：国家级，地方级。在此之下，是社区级和更小范围的讨论。再往下走，便是那1000个独立思考的灵魂。

不同层级的讨论供养着彼此。新想法往往诞生在个人的头脑和小规模的对话中，最火的话题会上升到更大的平台，得以在大规模的受众前讨论。大众传媒上的观点也会给小圈子带来更开阔的视野，并给个体提供新的灵感。

这些层级都很重要，但是，是最大的扩音器把无数个大脑连接在一起。大众传媒把特定的议题和观点带到假国人面前，决定着今天的热搜是什么。就这样，1000个人被塑造成一套单独的思考系统。

那这么多形形色色的观点，哪些能得到扩音器的宠幸呢？来，我们继续抽象。先把观点光谱当成是坐标系的x轴，再加上一条**代表表达和讨论规模的y轴**。

理论上，观点光谱上的所有想法都能在表达y轴的各个层级得到展示。

可是，要让表达变成沟通，它必须是双向的，需要表达者和听者的共同参与——**注意力很关键**。扩音器都是生意，注意力又是有限的，为了盈利，平台上的讯息要能引起足够多的兴趣。有些人愿意广开言路，在不同的观点中徜徉，但总的来说，人们还是更倾向于听取与自己立场相似的观点。所以，我们用想法草垛的高度，基本上就能代表光谱各处的观点能吸引到的注意力的多寡。

喇叭越大，生意就得花费越多的资源。喇叭的主人们——那些大众传媒公司——自然就对受众越广泛的观点和话题趋之若鹜。

对于话题X来讲，只有位于蓝色到紫色之间最常出现的那些观点，才能得到在国家级报纸和广场讨论的机会。稍微少见一些的观点，就是绿色和红色那些，没机会让全国瞩目，但也有一些受众，让它们能出现在本地的报纸和广场上。再边缘一些的观点会在小一些的社群中讨论。而最极端的那些黄色和橙色的观点，只会止步于少数信众的餐桌前。

这种现象意味着，光谱上所有的观点都有一个表达的天花板——它能出现的最大的舞台。话题X各种立场的表达天花板如下：

把天花板们连成一条线，基本上就和想法草垛的上沿一致。

我们把这条线称作**舆论曲线**。接下来，我们会看到这个工具很多很多次。

来，我们把它画漂亮一点。

舆论曲线之所以被称作舆论曲线，是因为它能展示各种观点可以发出的最大音量。在这里，音量是指这个观点会经常出现的最高平台。如果说想法草垛代表着一群人的内我对特定话题的内心想法，舆论曲线便是这群人的外我嘴上说的那套。

如果人们对某个话题的想法可以完全自由地表达，这条舆论曲线的形状便和想法草垛的上沿完全一致。人们想得最多的观点可以在最大的平台上表达，以此类推。

想法草垛本身，只是具有成为巨兽大脑的潜力。

只有给它加上一个舆论曲线的帽子，想法草垛才能焕发出饱满的色彩，在涌现中诞生出集体的智慧。

记得前面第一部分的文章里那个大大的橙色巨兽嘛，就是被提线操控的那个？当组成人类巨兽的个体的大脑们开始相互交流，巨兽便苏醒了，开始为自己着想。

想法草垛描述了不同的个体在想什么，舆论曲线就描述了巨兽在想什么。当两者一致时，巨兽的思考就很通畅了。

大家都觉得这很nice。除非，你就是那个独裁者。

启蒙运动发迹的年代，一个普通的国家长这样：

为了把独裁者的角色扮演得安稳，你必须掌控巨兽信仰的故事。所以你大概率不会希望它能为自己思考。要不然的话，可能很快就会这样：

这也是为什么独裁者的箴言正是：

(审查)

从个体的角度来看，审查决定了人们能说什么。作为个体，我们平常也都是这么认为的。但其实，如果我们从涌现塔上高一层的角度出发，就可以看到，**审查决定了巨兽能思考什么**。对巨兽来讲，审查就是心灵控制术。

对了，之前忘了提，假设利坚国是个极权的独裁国家，老大是位暴君：胡子王。

胡子王并不想控制假国巨兽心灵的全部。大多数时候，胡子王根本就不在乎人们在聊什么。可如果是在讲一些比较敏感的话题，比如说，较低社会阶层的权利啦，怎么看待竞争中的其他国家啦，对历史事件的见解啦，那情况就不一样了。

独裁者们并不是说要禁止巨兽对这些话题的思考，他们只是想操控巨兽具体如何思考。

来，举个例子，这次的话题X恰巧是「对胡子王的看法」，够劲爆了吧。

胡子王往这光谱上一望，有些观点很不和谐啊，这可不行。由于他并不能控制人们真正想什么，他拿如此形状的想法草垛一点办法都没有——但是对舆论曲线来说，事情就不一样了。于是他使用了[张氏夫妇禁锢霸天时的操作](#)：围上电栅栏。胡子王颁布了一套严厉的法律，禁止人们在公共空间表达某些观点，违反的话会让你坐牢，甚至会极刑伺候。

在这位国王的政策下，不管你是明星、记者还是政客，只要你在公共场合发表了让他皱眉头的话语，审查的栅栏就会精准地把它屏蔽。

而对于光谱最左边那些极其不和谐的观点，电栅栏会介入得很深，即便你在更私人的场合讲这些，在告密者的帮助下，你也会被揪出来。

只需要「公开处刑」越界者几次，大家自然就开始奉守沉默是金的信条。

就这样，电栅栏围成了新的舆论曲线。想法草垛中被禁言的那部分开始休眠，由于缺少了与外界的沟通，人们向下回到了涌现塔中原来的位置，也就是个体动物的层级。

由于电栅栏的限制，扩音器无法真实地反映最多人拥有的想法，约等于是说，假设利坚国患上了脑瘫——

至少，在这个特定的话题上。这些敏感的想法尽管仍广泛存在，可由于它们无法被大规模讨论，也就没办法进一步发展和进化了，更别提影响更多的人。

对胡子王来说，这可是正中下怀。

在规定不可以说什么的同时，电栅栏也强调着应该说什么。

现在——尤其是在最大的平台上——胡子王最欣赏的观点被不厌其烦地重复着，占用了它们本不该享有的聚光灯。

本来呢，舆论曲线和谐地贴在想法草垛之上，构成一个完整的区域。然后审查来了，把它一分为三，凭空创造出两块缝隙。

一开始，要引进审查制度，确实需要强力的措施。

可一旦新的常态建立起来，审查便可以自我繁殖了。当人们无法和彼此交流的时候，社群的共振就变得不明朗。

由于说的跟想的都不一样，想法草垛的真实形状大家就只能靠猜了。其中那些错误的猜测没法被纠正——因为没人知道它是错误的，于是，集体懵逼。

我们来研究一下，到底为什么会这样。

当一个人出于某种原因，说的跟想的不一样，他的外我和内我会站在观点光谱上的不同位置。

这时，**外我**在讲述他自身并不相信的观点，

内我的想法就隐藏在了脑中，与外界隔绝起来。

从集体大脑的角度来看，如果把每个人的大脑比作一个神经元，这就相当于神经元们的轴突全被劫持了，无法产生任何真正的神经活动。

这样的规模效应是巨大的。

在胡子王的铁拳下，几乎没人敢乱说话——因为不值得。

看看现在的思想网络，代表外我的圆圈都变成了国王喜欢的颜色，而那些不同颜色的内我，被封印在了各自的头骨之内，无法进入网络的连接中。

更关键的是，假国人本身并不能看到我们的观察。

我们在推论中假设，我们可以知晓每个人在想什么和说什么；而在现实世界中，你看不到别人在想什么，唯一的信息来源是人们通过言行表达的观点。

所以，从任意一位假国人的视角出发，他们的社会长这样：

如果你是这位大兄弟：

你会以为只有自己一个人是这么想的，其他人的头脑是出奇的一致。即便实情是你被极其多元的观点围绕着。

没有了匿名问卷调查（胡子王老早就下令禁止啦）的帮助，

想法草垛对市民来说是隐形的。能被看到的，只是舆论曲线的形状，而大家往往就误会这便等同于群体的真实所想。

当然，世上没有不透风的墙。

墙并不一定要不透风才算是堵好墙。

如果你能阻止观点进入更大的公共平台，它们就被隔离在了一个个局部的区块里。

人们可能在私下对彼此诚实，但在公共空间仍然会遵守审查的纪律，从其他人的角度看，他们还是一样的持有国王偏好的观点。

这些被屏蔽的观点，只能蜷缩在小规模的聚会里，没法传播得更远更广泛，在巨兽的大脑里，自然就泛不起涟漪。

长此以往，审查政策便进入了一个自我强化的循环，就像我们在[第三章](#)中提到的那样。那些被禁止的观点在公共生活中缺席，这样一来，要给小孩和容易上当的成年人灌输一面倒的想法就变得异常容易。

脱北者朴延美在她的TED演讲中解释道：「我们在朝鲜长大的孩子，真的相信我们伟大的领袖是一位无所不能的神，甚至可以直接阅读我们心中所想。所以，在朝鲜时，我连思考都会害怕。」

想法草垛是有塑性的，舆论曲线扭曲得够久，想法草垛的形状也会随之慢慢改变。

正因为以上种种，在独裁者的宝箱中最重要的宝物，便是他的静音键。

通过让特定的想法沉默，静音键从源头上杜绝了巨兽拥有错误思想的可能。

如果你能控制巨兽的思想了，你就能控制它的行动。

在力量的游戏里，巨兽的头顶总有个把人拿着静音键，用电栅栏来规范你的言行。巨兽里的人民要想重获自由的思想，大多数情况下唯一的办法，就是用武力战胜独裁者。这就是力量游戏里的两个选项：沉默或者暴力。

启蒙运动对静音键的存在极其抗拒。

刚从英国统治中解放的美国人民渴求让他们年轻的国家免受静音键的钳制，就像在第一修正案中所声明的那样：

国会不得制定有关下列事项的法律：确立一种宗教或禁止信教自由，剥夺言论自由或出版自由，或剥夺人民和平集会及向政府要求伸冤的权利。

再具体一点，其中展现的美国对言论自由的理解是：

国会不得制定剥夺言论自由的法。

国会不应该竖起电栅栏。

国会不应该对巨兽实施心灵控制。

国会不应该使用静音键。

这个关键的条文意味着，任何言论永远都合法并且受到保护。哦对，也不是任何言论——回忆一下伤害原则：

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只要这不会伤害到其他人的话。

言论自由算是绿色圈圈里的权利，属于「每个人想做什么就做什么」的部分。可一旦这些言论伤害到其他人了——侵犯到了别人的红圈里不可剥夺的权利——它就变成了收到限制的言论，属于非法。

我们说「你挥舞手臂的权利在邻人的鼻尖处终止」，那在讲话这件事情上，具体怎样才算打到别人的鼻子呢？美国政府用一些专门的术语定义了那些会造成伤害所以被限制的话语。举一些例子：

- **煽动**：比如说，在一座拥挤的电影院大喊「着火啦」。
- **挑衅字眼**：虽然本身不是暴力，但其实是在刺激别人使用暴力。
- **诽谤**：故意公开发表虚假的事实，可能损害到别人的名誉。
- **伪证**：在正式宣誓后说谎。
- **勒索**：用敲诈或者其他强迫的方式让别人听你安排。
- **虚假广告**：比如说，在你售卖的电脑的参数上撒谎。
- **窃取享有著作权的材料**：把别人的文章和艺术当成自己的来发表。

- **淫秽**：比如说，当众打飞机。
- **儿童色情**：显而易见。

和其他绿圈权利一样，言论自由在私人财产里的行使也得遵守财产拥有者的规则。

在其所属房屋里，屋主设定规则的自由是高于言论自由的，所以如果你在别人家里屁话讲太多，然后被勒令闭嘴甚至赶出去，也是有法可依的。

相反地，在公共场合，你说屁话的自由是高于别人希望你闭嘴的自由。

除了这些特殊的例子外，说什么基本上都算不上是违法。在美国，因言获罪是一件挺难发生的事情。

第一修正案在1791年通过时，如此广泛的言论自由在世界上还比较少有。在当时就算相对自由的地方，言论也绝对受到了更多的管控。比如说，在当时的英格兰，公开批评政府是违法的。

第一修正案是一场解放外我的革命。无论是讲话还是其他形式的合法表达，你再也不会因为表里如一被政府惩罚了。

当整个国家里的人类神经元能够自由地与彼此联结，美国再也不是那个被人用提线操控的又蠢又大的橙色怪物，而更像是一个拥有大脑的人类巨兽了。

可问题又来了。几亿美国人，持有不同的意见，经常还有激烈的争端，这些人——或者说神经元——是怎么样发挥一个巨兽大脑的功效的呢？这个大脑怎么产生意见？它怎么学习新的东西？它怎么做出有效的决策？它又怎么改变主意的呢？

我们将在接下来的第六章，也就是第二部分的最后一个章节，探索这些。

第六章：美国大脑

The American Brain

完

本文译者 | Sprittte

编辑君 | Edina、Honghong

如果你还想看：

→ 「我们的故事」系列解读「人与社会」

[第1章：人类体内竟然有两个心灵？](#)

[第2章：人为什么要抱团？](#)

[第3章：你猜人类的故事该怎么写下去（上）](#)

[第3章：故事病毒怎么续写人类故事的（下）](#)

[第4章：启蒙运动的孩子](#)

→ **人工智能 科技爆款长文：**

[人类唯一的出路：变成人工智能 | 初篇](#)

[人类唯一的出路：变成人工智能 | 第二篇](#)

我是Tim Urban, Wait But Why 创始人，一个专注于写专题式深度长文的博主。在满世界都是短篇文章的情况下，我认为聪明人会开始阅读长文，而且会一直看到文章最后。高质量的长篇文章比精彩短文让他们更有分享的意愿。

Wait But Why

关注我，更多有趣观点等着你！

【点击“阅读原文”可读Wait But Why英文原文】